

牺牲带

(小说连载40)

□ 白占全

碾头(下)

“我们是他的朋友，有生意上的事情和他商量，麻烦你带我们找一下他家。”

“店里没人，我走不开，你们从左边小巷进去，走到街头，街头的那座大院就是。”

“好的，多谢！”

陆野他们从左边小巷进去，走到街尽头，离城墙不远处有一个四合大院，走到大门口，陆野用铁环敲门，不一会，院子里有人回应：“找谁？”

陆野说：“找当铺李昌兴掌柜。”

“你黑天半夜找他做甚？”

“我是孝义聚源庆当铺的掌柜郝文凤，张兰办完事天已黑，明天一早得赶回去，久慕您经营有方，只得黑夜前来拜访。”

野鸽子听见门内响，低声说：“门插响，开门来了。”

野鸽子还在嘟囔着，大门已开，李昌兴说：“哪位是郝掌柜？”

陆野上前握着李昌兴的手说：“我就是。”

李昌兴眼睛扫了扫其他三个人说：“他们是……”

陆野说：“他们是我的随从。”

李昌兴把陆野他们迎进当中窠，一进门就指着炕边坐着的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姑舅武贵才，也是从孝义来的。”

李昌兴介绍罢姑舅又指着陆野说：“这是孝义聚源庆当铺的郝文凤掌柜。”

李昌兴话音刚落，陆野就哈哈大笑说：“李掌柜，其实我们是奔着你姑舅来的。”

李昌兴看见几个人的腰间都露出了盒子枪，当下身子哆嗦着说：“你们……你们……到底是……是什么人？”

陆野说：“我们是红军晋西游击队。别怕，与你无关，我们不会随便伤害工商业者的。这回来张兰，是专门来找你姑舅武贵才的。”

陆野说罢，走到武贵才跟前说：“武财主，跟我们回碾头吧。”

武贵才脸撇着说：“不回去，回去让你们朝死打！”

野鸽子说：“这可由不得你。我们四个人这么远跑来接你，还准备给你雇辆马车，你这人真不识抬举。”

陆野说：“只要你配合，我们不会随便折腾你，更不会朝死打你。”

郝金刚掏出手枪在武贵才的头上敲敲，火恼恼地说：“你还是乖一点跟我们走，不规矩，找麻烦，小心你的脑袋搬家。”

陆野呵斥道：“金刚，快收起你的枪，怎能那样对待武财主呢。”

郝金刚不高兴地说：“这家伙不肯走，还不来硬的。”

李昌兴也说：“姑舅，你就规规矩矩跟他们回去吧。你不回去，恐怕给他们交待不了。”

武贵才低头想，陆队长他们几个费了这么大的劲，从碾头村撵到张兰来寻我，我若硬着头皮不回，恐怕他们脚也得绑回去，与其让他们来硬的捆绑，倒不如自己顺从他们跟着回去，也免得受皮肉之苦。想了半天后，他说：“我跟你们回，不过，我的脚脚不好，确实得坐车。”

陆野说：“这没问题，我们就准备雇辆马车。”

陆野回头问李昌兴：“附近有马车？”

李昌兴说：“出了巷口，东城门口就有一家车马店。”

“你和车主熟吗？”

“熟悉。”

“麻烦你帮我们雇个马拉轿车连夜回孝义县镇。黑天半夜雇车走夜路，不熟悉恐怕车主不放心。”

“使得，这就去。”

李昌兴转身出门，王秋生主动跟着出去。不大工夫，李昌兴、王秋生就相跟着进门说：“马拉轿车雇好了，在巷口等着。”

陆野说：“好，我们这就出发。”

野鸽子说：“武掌柜，走吧。”

武贵才和姑舅李昌兴说：“姑舅，不要担心，我听说红军要钱不要命，我不会有事的，你就放心吧！”

陆野他们带着武贵才，坐上马拉轿车，从东街一直向西，走到西城门口，被守城门的驻军堵住。门岗问：“干什么的，黑天半夜拉的什么人？”

赶车的说：“送人，有孝义的几个商人有急事要连夜赶回。”

陆野听见赶车的说话，料想是驻军在盘查，赶忙搂起轿帘说：“老总，我是孝义顺丰粮油店的，来张兰办事，办完事，当铺李昌兴掌柜请我们吃饭，耽搁了些时间，走得迟了，请老总行个方便，让我们出城。”

门岗走过来看了看轿子里的几个人全为商人，也没再说什么，大手一挥，放马拉轿车出了城门。走到兑镇时，天已大亮。陆野他们下了马拉轿车，带着武贵才，向碾头走去。回到碾头时，游击一中队的战士刚刚开始吃早饭。

武逢春、马润年听说陆野他们带回了武贵才，也来到了武贵才院子。

吃过早饭，武贵才看着院子里粮垛，走到陆野跟前说：“院子里搬出那么多粮食。你们早就动手了，还要我做甚？”

“战士们只是动了粮食，其他的一概没动。你既然回来，就利利索索地把银钱交出来。”

“箱子柜子里都有，我打开箱柜，你们自己去拿。”

武贵才从箱子里拿出一串钥匙，打开箱子，苦笑着说：“两个箱子、一个箱子各有大洋一千，你们拿吧。”

柳常青看见陆野对他招手，明白队长用意，赶忙跑到箱子跟前，掀起锅盖，提出半钱袋银洋，接着又从两个平面柜底各提出半钱袋银洋。柳常青又在柜板上摸出几摞账簿，揭开了看看，是武贵才放高利贷的凭证，说：“陆队长，武贵才放高利贷的账簿也一并收了，一会分粮时，当众烧毁。”

武贵才一听要烧毁高利贷账簿，立马跪在地上，向陆野祷告道：“陆队长，千万不能烧毁，烧毁我的高利贷就彻底完了。”

陆野恼火地说：“难道你还想用高利贷账簿来盘剥人们？做你的白日梦去吧！”

武贵才知道再说多少也无用，只好爬起来，坐在凳子上低着头，一言不发。陆野问：“武贵才，你家的银钱还藏在甚地方？”

“箱柜里总共有三千块，你们不是全拿走了。”

“你还是老实说吧，你家在不少地方开有店铺、当铺，在太原还开有昆仑火柴厂，你自己掂量，就那三千块能交账吗？”

武贵才说：“交不了账，我能有甚办法。”

马润年走到跟前，照着武贵才的脸啪啪就是两下。武贵才捂着脸咬着牙，狠狠地瞪了马润年几眼。马润年看着武贵才的样子，好不恼火，拿起箱子上的绳子，三箭两把就把他五花大绑捆起来，用力一抽绳子活结，当下疼得武贵才跪地磕头求饶，马润年抓住武贵才的头发一把提了起来说：“快说，银钱藏在哪儿？”

武贵才支支吾吾地说：“箱柜里的银钱游击队不是全拿走了。”

武逢春说：“润年问的是其他地方，不是箱柜。”

武贵才说：“其他地方没有。”

“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你要我说，还是没有。”

马润年再次抽紧麻绳，武贵才当下头冒汗水，缩着脖子，疼得哭爹喊娘，马润年厉声喊道：“武贵才，你到底说不说？”

武贵才哆嗦着说：“把绳子放松，我说，我说。”

马润年松了松麻绳说：“快说，不说立马拉紧麻绳。”

“我说，我说。搬开平面柜，墙壁上小窠

窑里放得满满的。”

武逢春、郝金刚刚开后窠靠墙的两支平面柜，果然有两个砖砌的小窠，门被小铜锁锁着。

马润年问：“钥匙呢？”

“箱子盖上放着，你们自己拿。”

柳常青拿起钥匙，打开两个小窠门，里面都垛着袋子，柳常青搬出四小袋包好的银洋，放在炕上线袋跟前。

武贵才说：“袋子里的银洋全是打包好的，一小袋一千块。家里就这么多钱，你们就是把我打死也找不出来了。”

马润年麻利地解开麻绳说：“早点说了，何必受这洋罪。”

武贵才说：“马润年，一村一社的你竟然能下了手，还好意思说出口？”

“你放高利贷时对一村一社的人还不是一样的歹毒。”

陆野说：“武贵才，你家的一百多亩地是雇人种还是租出去种？”

“全租给村里没地或地少的人家了。”

“从今年开始减轻租子，如何？”

“减多少？”

“减半。”

“减得太多了。”

“不多。一会召开农会成立大会，当场烧掉高利贷账簿，你自己宣布减租决定。群众分粮时，你回家歇着。”

没收了武贵才的银钱，陆野让游击队员把将近二百袋粮食搬到门口，大门口已聚集了不少群众。陆野说：“马润年，游击队要在村里成立农会，你来当碾头村农会主席，怎么样？”

马润年说：“我想参加红军，让武逢春去当吧。”

陆野说：“逢春，润年举荐你当碾头农会主席，你就挑起担子干吧。”

“还是润年干合适。”

“润年要参加红军，你就干吧。”

“只要陆队长放心，我就干了。”

“村里有多少家穷人？”

“大概有一百多户。”

“好。你和润年现在到村里分头喊叫，让人们来参加农会成立大会，尤其是穷人家一定要让他们来参会分粮。”

陆野说罢，武逢春和马润年转身出去，分头去通知群众，武逢春到东疙瘩、沟，马润年到西疙瘩、小窗沿。不一会，武贵才大门口站满了参会者。陆野看到时机成熟，站在大门跟前的高台上，向人们招了招手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昨天，我们应村人的要求来到碾头，专门从介休张兰镇连夜带回了逃跑的大地主武贵才，没收了他的银钱粮食账簿，种地租子减少一半，高利贷账簿当众烧毁，粮食分给穷人。另外我们决定成立碾头村农民协会，会长由武逢春担任，大家同意不同意。”

底下群众齐声喊叫“同意。”

陆野说：“大家都同意武逢春来担任村农会主席，现在就由他来主持分粮。”

柳常青把一堆高利贷账簿交给武逢春。武逢春接过高利贷账簿，在人群里走了一圈说：“这就是武贵才坑害我们的凭证，今天当众烧毁，大家的高利贷就此了结。”说罢，挖脚在高台上，撕烂账簿，一页一页点燃。一堆账簿，顷刻间化为灰烬。

烧毁账簿，武逢春站起来说：“刚才陆队长说了，凡是租种武贵才地的人家，从今往后租子减半。红军游击队还没收了武贵才的粮食一万多斤，现在分给村里的揭不开锅的穷人，每户能分一袋谷子一袋玉黍。分粮的群众往粮垛跟前靠靠。”

不一会，一堆粮食全部分完，群众陆续散去。马润年当场参加了红军，陆野带着一中队回到西宋庄，武贵才也连夜跑去太原找儿子武元魁。

九凤山(上)

游击队的活动动摇了吕梁山的统治阶级，上自岢岚，下至隰县，都向省里告急求援，太原报纸惊呼：“晋西半壁，几沦盗匪世界。”晋西各县，纷纷上书，要求派兵清剿。加上武贵才儿子武元魁向省主席哭诉红军向他爹强行索要钱财惨遭毒打之事，省主席恼羞成怒，当即下令孝义驻军及县府警察，先行清剿。

十天后，杨思源叫来四个党小组组长召开支部会议，半后晌会议刚开完，孝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曹明亮就急急匆匆地骑着车子跑来，杨思源看见曹明亮进门，赶忙站起来，让他坐在长凳上，曹明亮坐定，杨思源说：“明亮，来西宋庄有事？”

“有。”

“你说。”

“最近永安驻军赵营调防孝义，孝义县府财政科长赵明已发展为秘密党员，今早晨，赵明突然跑来报告说，省府已经下令警察局配合驻军赵营清剿西宋庄红军，得悉军情，我没敢怠慢，赶忙跑来报告。”

“有多少人？”

“一个加强营加上县府警察大概就是四百多人。好像还配一个迫击炮排，加上炮兵大概有五百人。”

陆野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敌人敢来，我们让他有来无回。”

杨思源说：“敌人的兵力是游击队的四五倍，我们得慎重考虑。”

杨思源问曹明亮：“敌人甚会出发？”

曹明亮说：“具体时间不详，可能就在这两天。”

陆野说：“我们立马加固村头路口的防御工事。”

杨思源说：“依我看，我们还是先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陆野说：“不能转移，敌人未到我们先怯，这不是畏敌逃跑吗？”

“这不是逃跑，是避敌锋芒。”

“水头镇缴获了不少枪弹，正好派上用场。西宋庄地势险要，我们要利用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敌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转移。”

杨思源说：“敌众我寡，我们必须避敌锋芒。”

白钟林说：“我觉得思源政委说得有道理。大敌当前，应该避开敌人主力，如果硬拼，吃亏的是我们。”

李忠良说：“我也觉得应该转移，游击队只有一百多人，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四五倍，单靠硬拼肯定不行。西宋庄虽然地势险要，工事修得也比较结实，但也经不起大炮的轰击。只要敌人炮击，我们只能被动挨打。到时候恐怕来不及转移。”

马利民说：“钟林、忠良都已说清楚了，我觉得杨政委说得对，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转移出去，保存实力。”

杨思源说：“牟荣清队长，你的意见呢？”

牟荣清说：“我同意转移。”

杨思源对陆野说：“我们几个的意见是转移，你现在的意见呢？”

陆野说：“既然大家都想转移，我尊重大家的意见。”

杨思源说：“我们转移到哪比较合适？”

马利民说：“是否可以就近转移到温泉村或郭家掌村，这两个村子大群众基础也好，适合游击队驻扎。”

陆野说：“不可行。温泉、郭家掌离西宋庄、碾头、辛庄都很近，敌人来袭西宋庄，找不到游击队，必然要在游击队活动过的地方和周边的村子搜索，我们转移到温泉、郭家掌，很容易被敌人找到。与其让敌人撵着走，倒不如就在西宋庄待着。”

杨思源说：“我们可以考虑向上顶山转移。”

陆野说：“上顶山周边是原始森林，适合游击队作战，但山顶只有小庙一座，只能容纳十几二十人，我们一百多战士，大多得在外露宿，时间短了还行，时间长了，战士们根本承受不了，一旦遭遇大雨，一点应对办法也没有。更可怕的是山顶缺水，用水得在十里开外的村庄去取，根本不具备游击队驻扎的条件。”

杨思源说：“你的意思是甚？”

陆野说：“我觉得转移到九凤山白马仙洞外洞阳观比较合适，九凤山森林茂密，洞阳观四进院落庙宇，规模宏大，且观外泉水潺潺，是游击队最好的去处。”

众人都赞同转移九凤山。杨思源说：“既然大家都同意转移九凤山，那我们就决定去九凤山修整一段时间，会议完了，大家分头准备。陆野，还有多少钱？我们得全部带走。”

陆野说：“大概还有七八千块。”

杨思源说：“给列宁小学留下千数块。”

陆野说：“好，由柳常青负责给予。”

“每个战士可以发十块钱。”

“现在就发放。”陆野对李忠良说：“忠良，你帮助常青给战士们发放一下。发完，你和常青给阿英老师送去一千块钱作为列宁小学办学费用。”

陆野接着说：“转移到九凤山白马仙洞，远离村庄，战士们除去带铺盖外，尚得带足吃粮。从现在开始，动用村里所有的磨和碾子连夜碾米磨面，明天早晨一早出发。”

杨思源说：“好，我们现在就行动。”